

古文字研究

于豪亮

第十輯

H 121-53
222
10

中華書局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山西省文物局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

古文字研究

第十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字研究. 第十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山西省文物局,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7 (2005 重印)
ISBN 7-101-04687-8

I. 古… II. ①中…②山…③中… III. 漢字-古文字
學-文集 IV. H12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50469 號

古 文 字 研 究

(第十輯)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 編
中華書局編輯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 @ 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8% 印張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數: 4701-6700 冊 定價: 66.00 元

ISBN 7-101-04687-8/H·243

重印說明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國古文字學界在吉林大學召開了第一次古文字學術討論會。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並將提交會議的論文結集，編爲《古文字研究》，由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七九年八月，《古文字研究》第一輯正式面世。二十多年以來，古文字研究事業飛速發展，作爲這一學科的專業學術集刊，《古文字研究》也已經累計編輯出版了二十五輯，發表了大量優秀的研究文章，爲繁榮學術作出了貢獻。

目前，早期出版的《古文字研究》早已售罄。爲了滿足廣大專業讀者的需求，我們先將一九八六年之前出版的第一輯至第十五輯按原版重印，特此說明。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五年五月

目錄

釋兩(于省吾)	一
龍字和議(羅福頤)	一
殷契首字說(張政烺)	一五
說錄(曾憲通)	二三
釋織——兼說甲骨文不字(陳世輝)	三七
釋惠(滕壬生)	四六
釋膚(蔡運章)	五三
釋「庫」(王克敏)	六三
說「皇」(單周亮)	七〇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裘錫圭)	七八
學習古文字瑣記二則(夏 涿)	一〇一
古字新考(李裕民)	一〇九
令命的分化(洪家義)	一二三
金文札記三則(劉宗漢)	一二七

鳥蟲書論稿(馬國權)

一三九

循義定音 循音統形——釋字要則(嚴學窘)

一七七

曾侯乙墓匱器漆書文字初釋(饒宗頤)

一九〇

鄂君啟節釋文(姚漢源)

一九九

壽縣楚器集脰諸銘考釋(郝本性)

二〇五

「者旨於賜」考略(殷滌非)

二四

試論戰國秦漢銘刻中从「酉」諸奇字及其相關問題(黃盛璋)

二二一

湖南出土戰國以前青銅器銘文考(周世榮)

二四三

戰國文字考釋五則(湯余惠)

二八一

釋「篇」——兼談「刀背文」字(朱活)

二九二

戰國貨幣銘文中的「刀」(吳振武)

三〇五

假借形聲和先秦文字的性質(孫常叙)

三二七

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趙誠)

三五〇

西周金文聯結詞以「用」于釋例(楊五銘)

三六七

數占法與《周易》的八卦（徐中舒）	三七九
殷虛都城與山西方國考略（張亞初）	三八八
竹簡、帛書與校讎學、辨偽學（鄭良樹）	四〇五
一對最古的藥酒壺之發現（周策縱）	四一八
張田再考（日・好並隆司）	四三九

釋雨

于省吾

《說文》：「从，二入也。兩从此，關。」又：「𠂔，再也，从門，關。易曰：參天兩地。」又：「兩，二十四銖為一兩，从一兩，兩，平分也。兩亦聲。」有兩兩字的解釋，《說文段注》：「凡物有二，其字作兩，不作兩。」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从門从从，一其介也。疑象權衡形，左右相比，故為二。」林義光《文源》謂兩「从門，从从，从一」。又謂「从二兩相合，象二物相合各有邊際也」。至于兩字的解釋，《說文段注》：「按兩者兩黃鍾之重，故从兩也。」王筠《說文句讀》謂兩「從一兩」，「合兩為一也」。按《說文》以从為「从二入」，以兩為訓再之專字，以兩為銖兩之兩的專字，均出諸臆測，令人難以置信。至于後世各家解說也均妄加附會，無一是處。

兩與兩本屬同字。在古文字中，于某字上部之有平橫者，往往又加一短橫。比如：不字作𠂔也作𠂔，言字作𠂔也作𠂔，雨字作𠂔也作𠂔，辰字作𠂔也作𠂔，此例常見，無須再引。從用法來看，禹皇父簋「兩錙兩鍾」、齊侯壺「兩壺八鼎」之兩字均作兩，而戰國圓幣「重一兩十四銖」、「重一兩十三銖」、「重一兩十二銖」之兩字均作兩，由此可見，兩與兩本為一字，《說文》誤分為二。秦漢以後兩行而兩廢。至于前文所引《說文》的从字，在古文字中只一見于商器亞父丁盃（三代十四·六），作从，本象雙軌形（詳下文）。《古文四聲韻》上養引《古老子》的兩字作𠂔，乃从字的形譌。我認為，兩字的初文作𠂔，乃截取古文字車字的部分構形而為之。甲骨文和早期

金文中的車字，本為全體象形，今分別擇錄于下：

(一) 甲骨文

一、 (藏一一四·一)

二、 (南明六四一)

三、 (續存上七四三)

四、 (珠二九〇)

五、 (佚九八〇)

(二) 早期金文 (商和西周初期)

一、 (車方彝，遺五〇五)

二、 (善買車觚，遺三五·一)

三、 (亦車簋，美一六二)

四、 (亦車戈，代十九·二五)

五、 (𨋖父簋，代六·二九)

六、 (居尊，代十一·二九，輦字所从之車，下同)

七、 (作輦自，代十三·七)

以上所列各種車形，甲骨文第一、二、三字在衡上均有雙軛。第四、五字均不从从，為省體。早期金文的車和从車的字均有雙軛，但第一、二、三字的軛、衡、軛作𨋖形，金文第四個字上部的軛、衡、軛作𨋖形，金文第七字的雙軛頂已不越出衡上而作𨋖形。以上的幾項分析，都為證明兩字是由車字分化的局部而準備了初步條件。

《說文》：車之籀文作𨋖，𨋖即𨋖字之形譌。段玉裁說文注據譌變的字形，而以為「从戈者，車所建之兵莫先於戈也。从重車者，象兵車聯綴也。重車則重戈矣。」殊誤。

依據前文所引古文字車字的初文，其从，中象車箱，左右象雙輪。至于其餘部分，以前的文字學家不明古代車形實際制度，因而說解多誤。例如王筠《說文釋例》之分析形，以為：「中一之連于右者軛也。右之一軛也。軛下似人字者，兩馬也。」孫詒讓《籀膏述林·籀文車字說》：「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軛也。軛曲為

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為芽形；長畫與轡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岐如半月者軌與轆也。蓋衡縛於轡，軌縛於衡，而轆又縛於軌。林義光《文源》把𨋖形部分的「」定為轡，「一」定為轆，「从」定為轡。以上各種說法均有舛錯。今據考古發掘中所見先秦馬車的實例辨釋如下。

從本世紀三十年代在殷墟發掘商代車馬坑以來，所見到的先秦馬車數以百計。其保存最完好者，為安陽孝民屯南地一九七二年發掘的商代後期馬車（《安陽新發現的殷代車馬坑》，載于《考古》一九七二年四期，圖一、圖二、圖版貳、叁）長安張家坡第二號車馬坑的西周早期馬車（《灋西發掘報告》，圖九十八，圖版壹零肆），三門峽市上村嶺虢國墓第一七二七號墓的春秋早期馬車（《上村嶺虢國墓地》，圖四〇，圖版陸捌）等為代表。由實際的馬車與古文字車字初文的字形相對照，可以確定其中間的長直劃為轡，也就是轆。《說文》：「轆、轡也。」「轡、轆也。」劉寶楠《論語正義·衛靈公》的「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訓為「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是正確的。

車字初文于衡上所著之从，前引王筠說以為象兩馬，未免荒謬。考古發掘的先秦馬車，均于衡之兩側各縛一轆，或木質，或包以銅飾，作形。西周金文中轆字屢見，均作形。其上部有作半圓形小環，以便縛之于衡上。《說文》：「𨋖字作，乃由形所演變。又《說文》：「𨋖字作，實際上是由同一構形譌化所致。𨋖為車器，故加車傍而尊乳為轆，俗體作轆。西周金文中有關賞賜車馬所提到的「金𨋖」（象伯簋），即指附有銅飾之轆。《考工記·轡人》：「鄭注：「轆者𨋖馬頸不得出。」殷虛車馬坑中出土的銅轆，有直接壓在馬頸上的實證（見石璋如《殷虛最近之重要發現——

附論小屯地層，載于《中國考古學報》第二冊。軛之作用既為挽于馬頸，故危字又引伸為一般的挽制之義。《莊子·馬蹄》：「夫加之以衡軛」，即以挽為軛。軛有木製者，故字又多作軛。典籍中又稱軛為高或楅。《考工記·車人》的「凡為轅高長六尺」，鄭注：「高為轅端壓牛領者。」《說文》：「楅，大車軛。」《釋名·釋車》：「楅，軛也，所以挽牛頸也。馬曰鳥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詩·韓奕》：「鞶革金厄」，毛傳：「金厄，鳥喙也。」按蜀、豕二字音近相通，鳥喙即鳥啄。可見高、楅與鳥喙、鳥喙均為軛之異稱。又高與楅、楅、楹、挽、軛等字由于音近或音同相假，故典籍中多通用。總之，車字初文之作，以以為象縛于衡上的雙軛，這是沒有疑問的。

林義光《文源》誤認以為象鞅。《說文》訓鞅為「軛下曲」，又訓鞅為「軛鞅」。以考古實物驗之，則軛作形，兩足向上彎曲，本象鞅形。這和前文所引早期金文第五、六車字的雙軛作或形，其下足形均向上翹，可以互相驗證。

先秦馬車均為單軛，非如後世均為雙轅，故于軛前縛橫木為衡，衡上縛以又馬頸為軛。《急就篇》的「蓋轅俛倪扼縛棠」，顏注也謂「扼在衡上」。由此可知，軛乃著于衡，而非直接著于軛。《說文》謂「軛，轅前也」，語意含混。後世文字學家不知古代車形實際制度，或合衡、軛為一物。例如，《論語》：「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包注：「衡，軛也。」《小爾雅·廣器》：「衡，軛也。」段玉裁既倡「軛木上平而下為兩坳」之臆說，故于《說文》軛字注謂：「曰轅前者，謂衡也。自其橫言之謂之衡，自其扼制馬頸言之謂之軛。」王筠《說文句讀》也謂衡、軛為「一物二名也。」林義光《文源》以軛前橫木為軛，實緣此而誤。

通過以上論述，車字初文的形制既明，可以進一步探索兩字造字之所本。甲骨文尚未見兩字，金文兩字作，其所从的，即由甲骨文車字上部的形所演成，本象輈及衡。从（見前文所引盂銘）象雙輈形。前引早期金文車字上部的作形，即兩字作形的由來。前引甲骨文的车字，有的作形，已把車字的上部和下部分離為二。此外，特別引人注意的是，早期金文的车字還有幾個部分分化的例子，比如：



（鼎，故宮藏器）



（頤，故宮藏器）



（輪鼎，錄遺二九）



（觚，錄遺二九六）



（𨋖，觀，《寧壽鑑古》十二、十二）

以上第一例子左作半車形，原篆右上輪與左下輪相距約有二寸。這個字形雖然很奇特，但也可以證實車字已經有了分化。第二個例子只有雙輪與軸、輈。第三、四兩個例子均有單一的車輪，即後世輪字的初文。第五個例子省掉車字的下部而只存其上部的形，乃是向「兩」字演化的雛形。因此可以斷定，兩字和輪字一樣，都是由車字的局部分化而獨立的。

兩字既由古文字中的車字分化而來，那末，有無其他旁證呢？我的答覆是有的。例如：甲骨文的乘字作《說文》：「𨋖，𨋖，𨋖，𨋖，則成爲「𨋖」，以未來聲」的形聲字，（詳《甲骨文字釋林》。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又甲骨文有字，唐蘭同志謂：「當是弦字，象形，後乃變爲弦，更變爲弦矣。」（《殷契卜辭》）釋文三三）這是對的。按與均爲獨體象形字，後世分化爲兩個偏旁的𨋖與弦。這就是由車字分化出「兩」字的有力旁證。

兩的初文既象車轅前部衡上著以雙轆，據此可以推求兩字的造字本義。考古發現的商代車馬坑中，一車附有二馬或四馬。至于西周則多用四馬。然而衡上之轆則左右各一，並無例外。春秋戰國之際的隨縣曾侯墓中出土竹簡記載，當時一車又有用六馬者，凡二驢、二騾、二驢。驢字典籍通作服。《易·繫辭傳》的「服牛乘馬」，《說文》引作「犢牛乘馬」。《驢之通服，猶犢之通服。《詩·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鄭箋：「兩服，中央夾轅者。雁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襄，駕也。上駕者言爲眾馬最高也。」《二驢》之驢應讀作驢，猶典籍的飛字往往作蜚，是其證。《說文》：「驢，驢旁馬。」是二驢又在二驢之兩側。在戰國時，已有二服與二驢二驢六馬共駕。在秦代則「數以六爲紀，乘六馬」（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成爲通制。總之，無論二馬、四馬、六馬，其衡上之雙轆只駕二馬，即所謂「兩服」。

兩之初形，本象縛雙轆于衡，引伸之則凡成對并列之物均可稱兩。故《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鄭注：「兩猶耦也。」《易·說卦傳》：「參天兩地而倚數。」鄭注：「兩，耦也。」徐灝《說文段注》：「凡雙行者皆曰兩，故車兩輪、帛兩端、履兩枚皆以兩稱。……今直用爲一、二之數，非古義也。」徐氏指出兩與二古義有別，

是對的，但以「故車兩輪」為言失之。禹皇父簋及齊侯壺銘所稱「兩疊」「兩壺」，均指一對而言。《說文》訓兩為再，失之。

典籍中的兩與麗每通用。《詩·干旄》：「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毛傳》：「駟馬五轡。」孔疏引王肅說：「古者一轡之車，……夏后氏駕兩謂之麗。」《小爾雅·廣

言》：「麗，兩也。」按麗，兩雙聲，均屬來母三等。兩訓耦，麗也訓耦者，《周禮·夏官·序官》：「駕馬麗一人」和《校人》：「麗馬一圉」。鄭注並謂：「麗，耦也。」《漢書·揚雄傳》：「麗鉤芒與駟尊收兮。」顏注：「麗，並駕也。」按麗之釋為耦，耦與兩同訓。兩之初文為並軌，並軌之引伸義為並駕，故「駕兩謂之麗」。

金文中車亦稱「兩」，如孟鼎銘「孚（俘）車十兩」。《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偽傳：「車稱兩。」孔疏引《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亦稱為兩。」並非確語。車之稱兩，乃起源于車上重要部分衡上所縛的雙尾，以其能駕雙馬而行駛，故一車得稱「一兩」。此猶一車用兩服兩駟凡四馬，四馬稱「乘」，故一車亦謂之「一乘」。《儀禮·聘禮》的「乘皮設」鄭注：「物四曰乘。」《儀禮·鄉射禮》鄭注：「乘矢四矢也。」賈疏：「凡物四皆曰乘。」也如凡成對之物均可稱「兩」。這都是由具體的駕車之馬數引伸為泛稱的物數。

綜括上述，《說文》訓兩為「从二入」，訓兩為再，以為「从二」，而均闕其造字本義。又訓兩為重量之兩，以為「从一兩」，「兩亦聲」。許氏所釋，無一是處。他既不知从字與二入無涉，又不知兩與兩本為一字。自來文字學家有的阿附許說，有的別立新說，意見紛歧，令人困惑莫解。本文一方面從早期古文字中一些車字的構形加以辨析，然後再以車字幾個具體的分化獨立者為憑依，又舉出其它獨體分化字為佐

證，以闡明兩字的由來。另一方面以近年來出土商和西周車的形制為考驗，而尤其注意的是車上的輶、衡、軛三個部分，因為瞭解這三個部分不僅可以糾正舊說之不盡可信，而且又是兩字起源的實物證據。至于舊說以「車有兩輪故稱為兩」，應改為「車有兩軛故稱為兩」。因此可知，凡成對之物而稱之為兩者，乃兩字的引伸義，但舊說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在此附帶加以說明：一九三九年我在輔仁大學任教時，俞敏同志和我說，「兩」字來源于「夏后氏駕兩謂之麗」。我認為頗有見地，但單憑這句話也不能解決「兩」字構形的起源。近年來，我才見到早期古文字的車字有幾個分化獨立的例子，因而寫成此文。

